



# 母亲的厨房

□莫小君

母亲不喜欢与我们同住,喜欢一个人住在一边,她说在动不得时再和我们一起住。想想母亲可能是不想打扰我们,喜欢一个人安静吧,也就随了母亲。但母亲有个条件就是要我们每周回去吃个饭,这个条件不高,我们当然答应了母亲。其实,母亲不提这个条件,我们也会尽量回家吃饭。

每周回去时,母亲都会在厨房里忙碌很久,全做我们爱吃的饭菜。我们进厨房帮母亲,会被母亲推出来,说让我们好好休息。即使我们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玩手机,玩得耐烦了,也不让我们进厨房帮忙。最近一个周末,我们照例回去吃母亲做的饭菜。母亲忙过了十二点钟后,才叫我进厨房帮她端菜。我进厨房后发现白色的地板砖上有一个小坑,我问母亲怎么地上有一个小坑。

母亲的眼睛像太阳从蓝天白云刚走进一团乌云里一样,马上暗淡了下来;像下级接受检查,被上级发现了错误一样,呆呆地站在菜板边,右手提着刀悬在空中,左手按着土豆,把我盯着。我见母亲这个害怕的样子赶紧对她说:“妈妈,没什么,我只是问问。今天的菜有没有我的最爱啊?”母亲马上缓过神来,对我说:“有呀,在蒸笼里,知道你喜欢吃粉蒸肉。”我赶紧端着粉蒸肉走出厨房。

回家的路上,我跟妻子说,母亲怕我说她把地板弄坏了,好害怕哟。妻子说,可能母亲老了,有些东西拿不住掉在地板上了,把地板砸了吧。我说,母亲身体好呢,怎样会拿不住东西呢,再说,每次回去的时候,母亲都是笑嘻嘻的,没有什么不对的

地方。母亲是最爱惜家里东西的。

以前我们家的厨房是三合地(灰石+水泥+碳灰渣混合,叫三合地),地上也不光滑,可母亲在厨房忙完后,总要把地上打扫得就像现在的地板一样,虽然没有现在的地板光洁光亮,但同样落在地上任何东西都可见,能迅速找到。案板是水泥做的,母亲在上面砍骨头,从来没有把案板弄个坑什么的,案板安起是什么样,到十几年后我们搬家还是什么样。那个厨房母亲忙了大半辈子,也没有留下什么坑呀洞的,把东西拿捏得稳稳的,就像把我们的日子拿捏得稳稳的一样。我们家的厨房还是街坊邻居的样板厨房,经常听到他们赞美。房子青瓦屋面,经常会掉些灰尘下来,母亲每天

都会把厨房打扫得干干净净,从未见过半粒灰尘。母亲说,厨房是我们一生要待很长时间的重要地方,厨房干净了,做出的饭菜才可口,日子才过得可乐。而现在厨房的案台面上已能见到没有清理掉的菜渣,饭碗口边已有了清洗不掉的痕迹。

再回去吃饭时,发现在上次那个坑的旁边又多了一个。母亲已不再是把低矮平房的厨房做成别人赞美的样板厨房的母亲,她老了,虽然粉蒸肉还是我喜欢的那个粉蒸肉,但有时候会多了些盐、或少些花椒、或没有入口即化的口感。

厨房,母亲用一生的时间养育我们的地方,她用一生维护着它的美丽;虽然它已有了坑,且在变多变大,但母亲爱的味道却一直在我们的心中变大,变浓。

# 司机陈大哥

□胡佑志

那天,我急着赶去一家公司面试,随意叫了一辆出租车。车夫和蔼可亲,十分健谈,我们相谈甚欢。

车到目的地,师傅说:“兄弟!留个电话吧,如需用得着,打下电话就行!我姓陈,叫我陈大哥就行了!”我爽快地将电话存入了电话簿里。我朝应聘公司走去,回头时,陈大哥已经消失在如许的车流。很快,我找到公司人力资源部,顺利地办好了入职事宜。

公司距离我租住的小区大约步行十来分钟的路程。偶尔,我会在路边的载客点,看到陈大哥在等待乘客,要是陈大哥望见了,还会主动招呼一声:“兄弟!去上班啦!”每次见面几句寒暄后,我们就各奔前程。

那天凌晨我上夜班,突遇机器出现了故障,不到一个小时,生产出来的废纸就堆成了一座小山似的,大约有两顿多,几个职工推的推,拉的拉,将废纸运往堆料场。如此强体力的劳动,让我体力不支,汗流不止,我就喝了一袋冷酸奶继续战斗,到凌晨两点时就严重不适。我向班长说明事由,请了假,就直奔医院。谁知走了大约两百米远,我便再也走不动了。

昏黄的路光下,瞧不见一个人影,四周漆黑。肚子里翻江倒海,隐隐作痛。或许是疼痛降低了我的思维能力,我完全没有想起可以拨打120急救电话。茫然无措时,我脑海里闪现出陈大哥的身影,可是这么晚了,陈大哥已进入梦乡了吧?可疼痛还是让我鼓起勇气拨通了陈大哥电话,电话里,我气若游丝,陈大哥急切地问:“兄弟!你在哪儿?我来接你!”五分钟后,陈大哥扶我上了他的车,急速将我送到了医院。

医院里,值班医生又是检查又是查血,最终确定我是肠炎发作,原因是我劳动后突然饮用冰冷的酸奶,医生开了药物,嘱咐我多休息几日。陈大哥一直在一旁陪我检查、拿药,让我一阵阵感到像亲人般的温暖。“大哥,今晚实在太感谢你了,深更半夜叫醒你,真不好意思啊!”“没事!别多想,只要病好就对了!”闻听此言,泪水瞬间迷蒙了我的双眼。

身体渐渐痊愈后,我一直心存感激,想当面感谢陈大哥,但都未能成行。我深知,不是所有的世人都在索取回报,就如陈大哥,总会给予别人内心的温暖和积极向上向善的力量。

## 家园版征稿

记录生活点滴,共建美好家园。华西社区报新副刊家园版,关注社区家园文化建设,聊家长里短,读人文历史,讲街巷故事(拒绝抄袭和杜撰)。欢迎赐稿!文字投稿邮箱390511725@qq.com,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,以奉稿酬。

# 踏春

□陈正明

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”。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,夭桃绿柳,草长莺飞,燕啄泥,蜂酿蜜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时光正好,不负春意,于是在周末,欣然选择外出踏春。

天公作美,持续了几天的阴雨天气开始放晴,气温回升较快,虽是阵阵清风,但已是吹面不寒,空气中氤氲着春天的气息。我们从市区出发,大约一小时的车程,来到目的地——梨花沟。

沟前是一望无际的良田,阡陌纵横,一块块黄色的菜花,一坳坳绿油油的麦苗。三五成群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飞舞,辛勤的蜜蜂在百花丛中采蜜。一条玉带般的小河蜿蜒从平原穿过,春水

绿波。河畔杨柳拂岸,天空白鹭飞翔。美丽的云彩倒映河中,天光云影。田间有几个农民正在耕作,他们以大地为画布,以天空为背景,以黄花绿叶为颜料,双手绘就美丽画卷,劳动装扮锦绣河山。

顺着公路往西边上山就进入了梨花沟。现在正是梨花盛开的时候。山上沟下,千树万树梨花怒放,遥望犹如荒郊千堆雪,又似山间白云飘。游人们在花海徜徉,姑娘们在树前赏花、闻花香,人花相照,互映生辉。鸟儿在森林深处啼鸣,此起彼伏,相互唱和,似乎在歌颂春天,歌颂大自然。

临近中午时分,我们在路边选择一户农家乐歇脚。这是一家座落在

山脚下的农家乐,主体建筑是一个二层的楼房。房前有一个大的庭院,庭院里安放了十几张餐桌,有很多游客已在陆续用餐。在院子的右边是依山势修建,错落分布的三级平坝,坝子里面种了成排的梨树,树下安放桌椅,供游客餐前饭后喝茶休憩。有的是一家老小,有的是朋友三四,他们谈天说地,共享天伦之乐,共叙朋友之情。忽然一阵风吹来,枝摇花动,花自飘零,瞬间下起了梨花瓣雨。

院中坐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,头发花白,精神矍铄,一边喝着茶一边听着收音机。我们用完餐后与老人攀谈起来,原来老人是这个农家乐的主人,经营农家乐的是他的儿子。这里的梨树

是三十年前村里组织在外地考察后开始栽种的,以后又陆续栽了不少,并逐渐形成规模。房前的大路最初也只是一条山间小道,后来逐步修成公路,几年前又变成现在的柏油路。特别是最近几年,村里进行了规划,加强了宣传,拓宽了道路,改善了条件。每年春天吸引游人赏花观景、秋天体验采摘果实,都会带来大量的生意,平时还可耕种庄稼,每年都会有不错的收入,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。

我们在院子里喝茶,感觉时间差不多了,便告别老人,沿着来路准备返回。这时美妙的歌声从身后老人的收音机里传来“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,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……”